

同样的春日飞雪，古人会云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，如此诗情画意，而我们会说，四季随机插播，我一定过了一个假的春天，何其简单粗暴。

不由得想说上周听的两个讲座。一个是山大的马瑞芳教授讲《红楼梦》。她说曾经有这样一个调查，选出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籍，《红楼梦》名列榜首。但实际上，作为四大名著之首的《红楼梦》，有多大的影响力，有多少读者群，还真的难以想象。

在马瑞芳教授眼中，《红楼梦》不仅写了宝黛爱情，贾府盛衰，封建王朝的没落，还是集建筑、饮食、诗词、医药等文化于一体的作品，是古代文化的结晶。

1962年，还在上大学的马瑞芳教授发表了第一篇红学论文《贾宝玉批评》，那时她已经通读《红楼梦》十几遍，之后的五十多年里，她又读了六十多遍，其中的诗词歌赋已是信手拈来，她不但出过红学专著，还在百家讲坛讲过《红楼梦》。但她称自己还没有入门呢，还要好好读。

这话太令人惭愧，经典之美，我们更在门外吧。

另外一个讲座是关于止学的。一部失传已久的绝学，作者文中子，名王通，隋朝人。有一种说法是，鬼谷子和文中子之间隔着一部止学。鬼谷子带了四个徒弟，苏秦、张仪、庞涓、孙臆，虽然都名动天下，但均无善终；而文中子的徒弟们，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李靖等，则不仅撑起了唐太宗的文臣班底，还都能高位善终。

止学的道理看似简单，概括起来不过“适可而止”，谁都知道

道，可谁又能做到。我感兴趣的是老师对字的追本溯源，孜孜以求。开篇有“智极则愚也，圣人不患智寡，患德有失焉。”原来品德的德，在孔夫子之前是得到的得，果然，我抄心经时，遇到过“无智亦无得”“以无所得故”。“患德有失焉”，一般理解为，担心自己的品德有缺失。而老师解释德为“知止力”，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行，什么时候停。

原来每一个字，都有一段长长的历史，随着老师一起去探源，仿佛司空见惯处另开了一扇窗，一扇窗，领略意想不到的美妙风景，豁然开朗。

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，可能正是因为带给更多人这样的感觉。总冠军武亦姝在被问起为什么喜欢诗词的时候，她淡然地说道：古代人，你看这个句子，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，就是说我是在江南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，就把整个春天给你吧。多美呀是吧，现代人完全给不了你这种感觉。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“诗和远方”，无论是听讲座的人，还是诗词大会的拥趸，仍对诗词有着抹不去的情怀，才会愿意走进传统文化，亲近经典。

一如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在往阴暗处寻找我们心中的他，却总不见其踪影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他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，离我们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。经典于我们也是。

编辑手记

小说世情

山中何所有

□ 张明义

生活中常常有许多事让人牵心挂肠，有时甚至是忧心忡忡、愁肠百结，正是：填不满的欲望，攻不破的愁城。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：我何不去村南的山里走走，那里曲径通幽、鸟语花香，让人心旷神怡，也不辜负这明媚的春光。于是在第二天早饭后，便起身爬南坡，行行复行行，来到峪口。抬头望去，只见数千亩山林的柏树郁郁葱葱，各峪口处杏花艳艳。桃之夭夭，空气中氤氲着花香，叫人陶醉。

忽然听到一声吆喝，我猛然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我们村的王成山大哥。他今年75岁，比我大一岁，身体壮实，现在正套着一头骡子豁地。这是一块小洼子地。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，不愿意种承包的土地，他便揽过来六七亩地耕种。他看见我便打招呼说：“过来坐坐！”一面停下活计，一面拿出干粮包里的水饺吃起来。我问他：“啥馅子？”他说：“韭菜菜子，昨天晚上吃剩的。”说完喝了口水，他吃饭狼吞虎咽，不一会填进嘴里最后一个水饺，喝了两口水，便又匆忙豁地。

我顺着弯曲的山路，慢慢向山峪深处走去，但是关于成山哥我所听闻的许多事，却一直心里翻腾着……

成山哥出生时，家里只有几小块山岭薄地，家里人口不多，但是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，地里打的粮食也不够吃，必须吃糠咽菜；一旦遇上灾年，便全家外出讨饭。因此，在成山哥不满周岁的时候，就送给了邻村一户富裕人家。不料刚过了3个年头，他又被送回来。从此，他在家里也备受冷落。

农村走合作化道路那会儿，一个工作日两毛钱，家庭开支指望养鸡卖鸡蛋解决油盐问题。到了人民公社时期，成山兄已经30多岁，仍是光棍一个。当时，农村搞基本建设，从东山上请来石匠，并收了6个徒弟，其中有成山哥。他们成天开山凿石，为村里修筑水渠塘坝立了汗马功劳。

有一天，石匠们正在吃中午饭。平素里沉默寡言的成山哥突然大声说：“谁给我说个媳妇，我给他打200斤白子！”他突然来了这么一手，让大家先是一怔，然后轰然大笑。

不久，有一个40多岁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表姐家。她和我表姐的娘家是同村，名叫刘翠花。她又矮又瘦又黑，左耳朵后还有个核桃大的赘瘤。她缠过脚，虽然不是三寸金莲，却也是小脚。她向我表姐哭诉：她的男人经常骂她，打

她，常常把她踩在脚下，把她打得鼻青脸肿。她在地上向男人求告，但是没有用，后来还是和她离了婚。当时我表姐就想到了成山哥，可是又觉得，刘翠花比成山哥大7岁，不般配。后来和他一说，成山哥说：“我正烧香找不着庙门呢，挺好！”于是，刘翠花领着她生的一个女孩子，来到成山哥家，领了结婚证。几年后，刘翠花生了一男一女，成山哥欢喜得常咧着嘴笑，对刘翠花更是知冷知热，体贴入微。

成山哥的孩子都长大成人，结了婚，住了楼。他们老夫妻仍旧蜗居在又窄又暗的老宅院。老夫妻俩每日套上车拉着土杂肥爬南坡，去地里干活，过年回家拉上庄稼瓜果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每年卖玉米小麦数千斤，谷子近千斤。每斤谷子如果出8两米，就能得800斤小米；小米最好行情10元1斤，仅小米就收入8000元。他们的地里不上化肥，粮食质量好，名冠十里八乡，大家都愿意来买他的粮食。他家的饲养形成了良性循环，养的猪能格外吃出肉的香味，逢年过节，只要听说他家杀猪，村里人上他家大门外排队买肉。

刘翠花80岁了，还愿意坐着马车上坡。成山哥说：“老伴！你可不要受累了。你是咱家的神灵，你能保佑我四季平安！”刘翠花虽年迈，走路有风格，两只小脚绞绞拉拉着带风声。她对街上的女人说：“俺老头子辛苦，我每天让他吃8个鸡蛋！”女人们传话不比网络慢，很快，村里人就都知道成山哥每天吃8个鸡蛋。

去年腊月中旬，村里杀猪宰羊做豆腐，过年的气氛已经很浓。成山哥在街上碰见我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老弟！我看见人家唱京剧，真眼热！我也想亮一嗓子，可不是不要票了！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他靠近我的耳朵说：“我在山里学鸭子叫：呱——呱——呱；学狼叫：嗷——嗷——嗷！”说完，像孩子似的咯咯笑起来……

山里有许多峪：老虎峪、葫芦峪、老湾崖、吴家岔等，我只跑了葫芦峪的一半就累了。近年，我选了块光石梁，拿出干粮包和盛了1两酒的瓶子，慢慢啜饮。多少年了，心里没有这么轻松过，没有这么舒坦过。我想起史上南北朝时期诗人陶宏景的五言绝句《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》慢慢吟咏：山中何所有，岭上白云多，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

同心传译

加德纳家的儿子不跟邻人家的孩子一起在外面玩，这有点奇怪。他坐轮椅，但据我所知他的头脑是正常的。所以我总是不解，为什么从未在附近见到他。但是时不时我能透过楼上的窗户瞧见他。他会拉起窗帘，头贴着玻璃，所有的邻居都能看到他，他究竟是怎么上楼的？

加德纳曾邀请我和妻子去吃晚饭。那真是我唯一一次得以窥见他家的内部。房子的外观和附近的房子相似——墙是红砖砌成的，草坪是修剪过的，还有蔷薇花丛。但内部则完全不同。他们家令人想起医院，而且并不是那种病人去治病的，而是那种垂死的人去的那种医院。这个地方看起来一尘不染，甚至消了毒般干净。地板是白色的油毡，我想是为了男孩的轮椅。墙壁都是白色、光秃秃的——没有画，没有架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家具也全是白色的，但是色调不同——可能是奶油白，还是蛋壳白？桌子、椅子和沙发都带着长长的钢腿，因此没有一片布料碰到地面。一切都是不舒服的白色，看得我头疼。当坐下来吃晚餐时，我有点期待白色

流年碎笔

我老家离海十几里地，小时记忆里整天吃的都是臭鱼烂虾。那时候的鱼贩子就像今天收破烂的一样多，推着自行车，挨家挨户叫卖。那时候海里的鱼实在太多了，但是因为没有冰箱，离海近也很难吃到新鲜的鱼虾。我老家的海盛产青鱼。谷雨以后，青鱼从大海深处聚集到老家附近的海滩产卵。这段时间，是捕捉青鱼的最佳日子，海边的百姓倾巢出动，有渔网的用网拉，没渔网的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团队，两三个人在海水里边走边用竹竿打水，受惊的青鱼慌不择路，噌噌往沙滩上蹿。站在沙滩上的人只需把跳上岸的鱼拾到筐子里，就OK了。那时老百姓没有多少钱，鱼也值不了几个钱，除了以捕鱼养家糊口的鱼贩子，大部分人到海边捕鱼，都是自己吃，攒够了一家人冬天吃的咸鱼干，海里的鱼再多，一般也没人去捕了。

我第一次赶海，是高考结束那天，同班同学邀我去他家赶海。他们村比我家村离海近得多，出了村子就是大海，涨潮落潮时，在家里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去他家那天，天特别蓝。到他家后，同学和他的几个伙伴把渔网都准备好了，看得出，他们都是赶海的老把式了，到了海边熟练地选择下网地点，把鱼网铺开顺好。然后，两个人脱光衣服，嘴里叼着绳网，下海吃力地往水中拖网。大概拖了二百多米，两人作了一个L转身，拖着网游回了岸边。随后，大伙分成两组合力往岸上拉网。第一网就有收获，除了几条大梭鱼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小杂鱼，总共有二十几斤的样子。接下来是第二网，第三网，虽然没有第一网那么多，但都有收获。特别是第三网，不仅有一些杂鱼，还有一只碗口大的梭子蟹，一出水就在网里横冲直撞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梭子蟹，有点把持不住自己。网一上岸我就把那个家伙抓到手。刹那间，一阵钻心的疼，我的食指被梭子蟹夹住了，鲜血直流。我使劲甩了几下，不仅没甩掉，反而被那个家伙夹得更紧了。我痛得喊起来，同学把我拉到水边，让我把拿蟹子的手放到水里。我的手刚触到水面，那个家伙松开就把我溜跑了。同学嫌我冒失，说大梭子蟹能夹人的手指夹断，我很自责，大家好不容易弄上这么大一只蟹子，却让我给弄跑了。

那一天我们玩得挺high，除了拉网，还在海里游泳，在沙滩上打沙仗，直到太阳落山还没有走的意思，玩着玩着，海面突然漂起一片白花花的东西，铺天盖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同学呼喊：“快跑，来海蜇（水母）潮了！”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被同学连拖带拽拉到岸上。我们前脚上岸，白花花的海蜇群也漂到岸边。我回头看到水中的海蜇，通体洁白，下边长长的须不停地抖动，推着海蜇慢慢移动。我忘了上刚刚吃过的苦头，准备弯腰抓一只，同学

辣笔小新

前晚去喝酒，从家到酒店，乘公共汽车，四五站路，车上人不多，我正紧握手，趁清醒思索人生，突然，有名中年男子冲我过来，大声问：“你是魏新老师吧？”我点点头，他情绪有些激动，连着说了一串话：“你也坐公共汽车啊！”“你的一篇文章我都看！”“去喝酒是吧？”“没事，坐过站了跟着我去喝！”还给身边的儿子介绍，车上的人都往这边看，表情奇怪，似乎在围观一个易拉罐中奖的骗局。

果然，他看着我手中的酒说：“魏道杨湖！”这一刻，我真想打开瓶盖，问他这上面的图案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我下车了，那一瞬间，觉得自己好像很红了，于是应该像他说的，不能再坐公共汽车了，几乎是轻轻泛起成名的喜悦及名人的烦恼，还好很快就平息了。济南这么堵，高峰期，坐公共汽车有专用道，最省时间，再加上，公共汽车营造的环境特别有趣，作为一

蚂蚁农场主

□ (美)尼克·凯利 孟心怡 译

的食物——或许是白鲑鱼，旁边是白米饭？

这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。但我的妻子看起来并不在意。孩子也在屋子里玩得开心。我们毫无怨言地吃着豌豆。妻子和加德纳太太闲聊着天气和邻里趣闻。必要时，我也会点点头，随声应和。

我们吃完猪腰肉之前（又是一道白肉），我就得出了结论，加德纳一家的性格和他们的家装品位一样索然无味，所以我和妻子上厕所溜了出来。我走过了厕所一点，看看加德纳是不是在走廊里藏了什么好东西。没有。走廊的尽头是带钢扶手的楼梯和轮椅升降机。原来他是这样上楼的。

厕所就和房子里的其他东西一样无聊。同样的白色地板、白墙、钢扶手、墙上连个药柜都没有。我顺着走廊走回餐厅，加德纳一定正在那儿开一瓶白苏维翁酒。这时，加德纳家的儿子从拐角探出头来。

“嘿，”他说，“你想不想瞧瞧我的蚂蚁农场？”

从前的海

□ 草包



大声训斥：“找死啊你！海蜇能蜇死人的！”我的手像触电一样赶紧缩回来。几个伙伴麻利地把收拾好的渔网重新展开，甩进海里。海蜇实在太多了，我们一网下去就拖上来上百多只，大的有二十斤重。一个伙伴跑回村，提回明矾撒在海蜇上，海蜇顿时像撒了气的皮球快速收缩起来。那天赶海，我分到两条大梭鱼、全部的杂鱼和十几只海蜇。等我欢天喜地骑着自行车回到家时，已是晚上九点多。焦急等待的父母，不仅没给我一点笑脸，还把我狠狠骂了一顿。

真正见识大海的慷慨是参加工作以后。我所在的边防派出所，是一个三面环海的海岛。岛上的码头，据说是我国北方最大渔港。正月十五开春后，沉寂一冬的海岛顿时喧闹起来。在家猫了一冬的渔民，简单隆重的祭海仪式后，千帆竞发，浩浩荡荡，奔向远洋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远航的船队开始陆续返航。他们在码头上卸下满仓白花花刀鱼、金灿灿的黄花鱼、黑油油的鲛鱼，以及一大筐一大筐的梭子蟹，加满油和水后，再次扬帆起航。随着返航船只的增多，码头变得异常繁忙，机器轰鸣，刀鱼、鲛鱼、黄花鱼等堆得小山一样高，拉鱼的汽车、拖拉机，昼夜跑个不停，把堆积如山的鱼，分类送到冷藏厂、罐头厂、鱼粉厂和水产加工厂。海岛附近海域盛产鹰爪虾、爬虾，不能远航的渔民，天天驾着小机动船出海放流网。他们早晨迎着太阳走，下午披着晚霞归，一天下来，船仓是满满的鹰爪虾、爬虾和各种小杂鱼。船靠岸后，鹰爪虾被运到各自的渔业捕捞厂，煮熟后晒成海米，小杂鱼被送到鱼粉厂粉成鱼粉。爬虾没有加工价值，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吃，干脆送给岛上的农民积粪种庄稼。海岛周围礁石，生长着数不清的海参、鲍鱼、海虹、海螺等贝壳类动物，海底的裙带菜，就像草原上的牧草一样茂盛。遇到

骑摩拜比骑鳌拜还累

□ 魏新

名生活在济南的“无浪混”，我最熟悉的人间烟火除了酒桌上，就是在路上。

昨天中午又去那家酒店喝酒，和几名中学同学，他们中有骑摩拜单车来的，说是感觉还可以，喝完酒出来，见酒店前停着一排崭新的摩拜单车，个个精神抖擞，蓄势待发，就忍不住想试试。在同学的指导下，我下载了软件，注册充值，扫码解锁，他们说有的按一块钱计费，有的按五毛钱计费，我说大过年的，就来个一块的奢侈一下吧，咔嚓，开锁，走起。

说实话，骑了一站路我就开始后悔了。怎么这么沉呢？虽然是单车，比后座上拉头猪都难蹬。中途，我多次想把车子放下，步行回去，但还是一边咬着牙坚持，一边宽慰自己：不是好久没有骑过单车了，不能适应啊？于是，脑海中把自己想象成一名杂技演员，人家那车上踩上十几个人，不也骑得飞快？比起他们来，这单车算啥啊？就这

我能听见走廊那头传来妻子和加德纳家的吵嚷声，所以我想，为什么不呢。

“当然。”我答道。我以为他会跑（就是打个比方）到什么地方，然后带来玩具商店卖的那种小塑料玩具。我会假装感兴趣一会儿，赞叹一番，然后回到晚餐聚会。

“跟我来。”他说。我听话照做。这孩子领着我回到走廊，走了一会儿，打开一扇门，顺着一个小斜坡来到了车库。他打开了灯，我看见车库中间放着两个五十加仑容量的鱼缸，用橡胶软管连接，装着半截沙土。成千上万只黑色小蚂蚁在管子里爬来爬去，把自己埋到人造景观里。

“天啊，”我感叹道，“真是了不起的蚂蚁农场。你自己造的？”

“是我造的。”

鱼缸里的细节十分惊人。地形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有一些是沙地平原，另一些地方被小草和小石头覆盖。他做了小山、悬崖、山谷和活植物。角落里的水小盆被涂上了蓝绿色，看起来像一汪真的芳草围绕的小水塘。在这个孩子创造的小世界

里，蚂蚁来来回回走着之字形。我用指尖摸着玻璃。它们似乎没有察觉。

“对这些小家伙来说，你就像神一样。”我说。

他听了这话，笑了：“我猜是这样的。”

“它们试过出来吗？”我问着，敲了敲玻璃。蚂蚁还是没有反应。

“不会，这里已经有它们所需的一切了。它们不想冒险离开自己的舒适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它们这么想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从轮椅里探身向前，手肘放在膝盖上，手指托腮，看着排成一排的蚂蚁顺着管子一起行进。他依然看着蚂蚁，头也不回，很有把握地说：“因为我让他们生而如此。”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和妻子礼貌地道别。离开时，太阳还没完全落下。我们穿过街道回到我们舒适温馨的家时，我看见加德纳的孩子从楼上的窗户里看着我们。他胳膊肘放在膝盖上，双手托腮，目送着我们穿过大街，就像他看着他的蚂蚁穿过塑料管一样。

非常文青

朝慕云霞夜沐雪

□ 王德亭

沿着一条小路奔跑，我痴痴地望着那灿烂的云霞，目标如一地飞跑。不是堂吉珂德与大风车的搏斗，不是。这是一次追梦行动。

追逐梦想，这话说得很切题。你还有梦想吗？光阴流逝于悄然不觉之间，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你被日头追得屁滚尿流。

我的腿脚跑不过朝霞。朝霞在渐渐缩小，缩小。我只有拿手机不住地拍摄，拍摄。等我快跑到小路尽头的时候，火烧云已差不多燃烧尽了。留在楼林后面的是一条窄窄的锦带。厚厚的云压下来，压下来，沉重得像磐石。我顺着一个小蔬菜大棚的山墙攀上墙顶，拍下这可遇而不可求的瞬间。

太阳出来了，我看到了平原日出，精彩的日出啊！可是只一会儿，它就被浓重的灰云吞掉了。我心里泛起一股惆怅。

伏案写下这些琐碎的文字时，我在微信空间里看到了夜雪的照片。再也坐不住了，把衣服穿厚一点，匆匆下楼。雪打在脸上，像鞭子一样冷硬地抽打着凉丝丝的面皮。在汽车的强灯光柱里，雪挥挥洒洒，舞成一片迷雾。在橘黄色的路灯光影里，雪落着，马路路上无痕迹。绿化带上的冬青承载了雪的美丽，田野里的一条小路也是白毡铺地的。走在洁白的小路上，没有往常走夜路的恐惧感，心里只有一片恬适。记得白天同事对这场雪能否光顾还不免抱着怀疑的态度。雪悄悄地来了，在夜里，有些庄稼人误了农时的感觉。好在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。

回到书房，我的眼睛在书内的文字间游走，心却留驻窗外的世界。雪仿佛成为公众的恋人，大家用微信速递她的倩影芳姿，用诗文表达着心里的喜悦。我找到了一种冷艳的表达方式，铺开信笺为朋友写信。雪如春蚕吞吃桑叶一般声响盈耳，笔在纸上沙沙附和，天籁与人力融为一体，让我享受到生为万物之灵的快意。

农谚有“谷雨断霜，清明断雪”的说法，没有正月下雪为稀奇，但在缺少降水的春天，雪已然成为人们的一种美好向往。它的悄然降临，是对人世万物的一种润泽。内心的焦躁，使人们对一场雪的到来有了渴望的理由。

早晨霞辉映，宣示了这个料峭早春的不同凡响；夜里雪落大地，成为人们内心的甘泉。夏日之天象，春天之天地，雪之空谷足音，让我们在一天里游历了春、夏、冬三季。朝慕云霞，夜沐飞雪，说是某种精神寄托，大概就不是无病呻吟抑或有意拔高，一如中小学生的作文，必有一个“光明的尾巴”罢了。

么一路骑回家，上楼的时候，腿都哆嗦了。

回来越想越不对劲儿，我还是有一些骑单车的基础的。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到现在，也算是老司机了。在济南也买过五六辆自行车，还写过《骑自行车到瑞典去》这样的诗。在十四五岁时，从曹县骑自行车到菏泽，顶风骑了五十公里，也没觉得怎样。怎么骑上摩拜，就这么挫败呢？难道我骑了假单车？赶紧到网上查了下摩拜单车的一些参数，才知道车的轮胎是实心的，没有链条，还要承担一部分的发电功能，所以相对普通单车，要沉一些。而且我骑的一块钱的，不如五毛钱的要轻快，所以，下次可以试试五毛钱的单车。

摩拜单车这么沉，也是有理由的。据说，主要原因是为了方便管理，减少损耗。我觉得初衷极好，但轻化车辆本身似乎更加重要。互联网给人提供了便捷，但不管如何，都要从用户体验上出发，多为其本质功能所考

虑。如果只是形式上的便捷，不能提供行动上的轻便，恐怕单车慢慢会成为摆设。

目前的摩拜，我觉得不会被膜拜，骑摩拜还不如骑鳌拜，鳌拜虽不好骑，但康熙和韦小宝加上几个小太监骑一次就拉倒了，摩拜则要长期骑下去。尤其在济南，特别需要公共自行车这样的交通工具，但恰恰济南是一座南高北低到上是上坡的城市，更需要单车的轻便，就现在的摩拜单车，如果从北往南骑上几个红绿灯路口，真会有把摩拜扔到迪拜的冲动。

公共自行车对济南来说，是新生事物，却也早就不应该是新鲜事物了。看网上有一条去年11月份的新闻，某大学教授对济南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提过几点中肯的建议，比如“一个小时内免费”“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”“布点合理、密集”等等，这些建议大多都已实现，只是这位教授或许想不到，单车本身竟然还有那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。